

## 花言峭语

# 二十年目睹之婚恋现状



## 早闻狄声

# 《驻站》： 一曲小人物的 英雄赞歌

在央视一套追《驻站》，常常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有时生气，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案件和小纷争，常常让人觉得憋屈；有时好笑，轻喜剧的调侃之下，矛盾与无奈交织还原出生活的真实；还有一些时候，拿当下的眼光看剧中人：这老实人不容易，在窝窝囊囊中踏踏实实，在无可奈何中兜兜转转，最终一点一滴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部根据“金盾”文学一等奖作品、晓重同名小说改编的公安剧，首次将视线投向了驻站警群体，主人公常胜（郭京飞 饰）更是个让打工代入感很强的角色。作为在火车站派出所工作多年的民警，他有经验、有分寸，一般工作不在话下；夫妻感情不错，儿子可爱活泼，正是“小升初”的阶段。没想到，一次抓捕人贩子的失误，常胜错失晋升机会，生活的麻烦也陆续涌现：妻子周颖（陈数 饰）与他的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一再灰心后提出离婚；在偏远小车站驻站的师父老孙（刘佩琦 饰）意外去世，派出所决定安排他接替老孙……于是你能看到，一个普通中年人的压力如山，家庭、工作，一切都是一团乱麻。

怎么办，委屈都得受着，日子还得照过。剧中第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常胜初到东寨小站，打开了老孙留下的MP3，一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听得他百感交集。他想去一套老孙教给他的军体拳致敬师父，咣咣两拳后一个转身，腰闪了。郭京飞实在适合这种有点机灵却又常常缺少点运气的老实角色，你看他扶着腰一边疼得龇牙咧嘴，一边痛苦地说着“对不起师父”，最后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一气呵成，每个瞬间都如此叫人感同身受。生活之难，还难在难以言说、无从言说，非得借一点意外的痛楚，才能毫无顾忌地全盘崩溃。

这多少也构成了《驻站》带来的纠结观感——生活中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所以难免幻想，即便人物没有大开“金手指”的逆袭，至少也有超脱的自娱自乐。比如我多么希望，常胜在东寨站的生活，是偏安一隅的自得其乐，是小院葱葱郁郁的田园牧歌；但镜头一转，他的日常是一边眺望远方一边听着电话里同事的抱怨和吐槽，是在黑夜中打着手电筒、吹着口哨巡逻。我也多么希望，“警嫂”周颖丢下望子成龙的心愿，不为生活的压力而爆发，潇洒地做自己“大女主”；但再往下看，被生活和工作多重挤压的她，并非重复的刻板印象，而是无数普通妻子与母亲的写照。

不够爽、不够理想，却活生生地，要经历碰撞与失去，在烟火日常里去找寻属于自己的坐标。《驻站》送给小人物的，就是这么一曲不够高亢却始终流淌的英雄赞歌吧。

常 狄 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15年前，明星结婚，是娱乐圈的大新闻，几乎每年都有一两场让人难忘的婚礼，2015后，娱乐圈的婚恋新闻，却以离婚为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名句，一次再次被引用。

从2018年的杨幂与刘恺威，2019年的文章与马伊琍，2020年的周迅与高圣远，2021年的赵丽颖与冯绍峰，2022年的黄晓明与杨颖，2023年的章子怡与汪峰，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件著名明星的离婚新闻。那些离婚后明星的生活状态，则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比如马伊琍，在离婚后，又交往了年轻新男友，这位男友不但是演员，还是读书博主。当然，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单独发生在娱乐圈的，它也和全社会的婚恋动向紧密相关。新世纪的前十年，一个个婚姻童话，一场场盛大婚礼，足以代表人们对婚姻的热情，后十年，人们却开始重新审视婚姻。

这不奇怪，婚姻和时代紧密相关，也和个人的进展紧密相关。特别是在这样急剧变动的时代，人们的境遇在不停发生变化，婚姻关系也随之变动。因此，一劳永逸、白头偕老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更现实的，倒是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漫长的代偿期里，不停流转。

不说别的，就说娱乐圈。第一段婚恋，往往发生在未成名时，那时既不知道自己的未

来，也不能正确为自己估价，于懵懂之中，在身边找个年龄身家相当的老实人或嫁或娶，渐渐地位不对等，于是难以为继。第二段婚恋，发生在成名之后，找个略具声名的圈内人，算是锦上添花，两个人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捆绑销售，将事业推向极致。第三段婚恋则发生在地位稳固许久之后，对方能不能提供帮助，已不是最重要的，当事人反倒有了能力提携别人，而年龄声名相当的明星，也都成了知根知底的熟人，已经没有什么新可能，化妆师、录音师、勇闯娱乐圈的年轻人、模特之类的娱乐圈边缘人，于是出现在婚恋对象的名单上。

西德尼·谢尔顿的影射小说《镜子中的陌生人》也是如此，男女主角从满怀梦想的小镇青年，到成为权倾一时的明星，他们身上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枕边人的变化，婚恋比别的一切，更能标记出一个人的进化史。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女明星在婚恋位置中的变化。以前的时代，女明星一旦离婚，声势就要黯淡许多，描绘她们离婚后生活的词语，多半偏向负面，直到现在，我们也能在讲述倪萍、朱琳等等明星生平故事的自媒体文章里，看到这种历史遗迹。生病或者至今孑然一身，依然是她们故事里的重要情节，是标题里最夺人眼球的部分。这不奇怪，世纪之初的

前十年，是以年轻人的价值观为导向的，对爱情的可能性，对丰盛人生的幻想，占据了主流。似乎青春一逝，人生就再无新事。中年人必须要从媒体、从人们的话语中心消失。

但这十年，时势变了。随着人口年龄状态的变化，社会的关注点，话语的中心，很缓慢很缓慢地，转移到了中年人身上，他们的生活开始被关注，并且逐渐得到正面的描述。不论是马伊琍还是李湘，她们离婚后的状态，再也不会和凄凉孤独相联系，她们的事业，也往往获得更多的新可能。离婚后的马伊琍先后出演了《爱情神话》《繁花》《我的阿勒泰》，并且屡次获奖。

普通人也莫不如此，情随身动，婚随运迁。所以即便某些女明星离婚的消息还处在疑云重重的阶段，人们也还是愿意相信，在人们看来，她过去的的生活，已经到了该有所变化的时候，她已该转入下一阶段。

时代就是这样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没有永垂不朽，海枯石烂也渐渐变得容易，斗转星移之间，我们看到的是身边人的变化，从侧面标注出的一部个人进化史，婚恋进化史，乃至性别处境的进化史。

韩松落

作家

## 钱眼识人

# 她等待封神

在锁定蛇年大年初一的头部新片里，《封神第二部》无疑承载着最恢宏的主题，故事的主战场转到西岐，殷商大军兵临城下，围绕“封神榜”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年轻人的成长正面临着暴风骤雨的挑战。一场来自东方的神话盛宴拉开它华丽的帷幕，神仙下山、众将厮杀、万马奔腾、法器飞舞……在这个将电影工业表现力和电影人想象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世界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作为人的尊严与自信，这不仅是古老角色在新时代语境里的焕然一新，更是它们的塑造者，一群职业演员在电影工业、商业类型下的艺术竞技。

对于“封神”系列的影迷来说，邓婊玉以及扮演者那尔那茜其实在2023年的夏天就已经出圈了，闻太师带着魔家四兄弟回朝，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打头阵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军，表情冷峻，睥睨四周，有着不输质子团的气派。而第二部预告片一放出来，观众就震惊地发现，无论是横刀立马的定格特写还是将镶满绿松石的铠甲在大雨中高举，这些提前放出来的镜头，无不暗示邓婊玉这个角色极有可能成为第二部的最大亮点之一。一个彩蛋，一个预告片，让一位新人迅速圈粉，让影迷产生既熟悉又好奇的复杂期

许，这在华语电影史上恐怕都是“异数”。这个女孩与“质子团”是同批进入封神训练营，接受同样缜密、艰苦和全面的训练，所有的课程都不分性别，一起训练，仅仅在体能课上，老师会提供更符合女孩体重的哑铃和杠铃进行训练，但即便如此，在公开的幕后花絮中，她的表现依然让人惊喜交加，与其“对打”的基本都是孔武有力的男性搭档，但镜头里的她无论从动作的流畅度、速度感还是对抗时的自信，都证明女英雄不再仅仅是传说，而是可以实现的自我塑造。

在原著神话中，邓婊玉是有兄弟姐妹的，但在电影中这一笔就没有交代，这样处理的好处反而给了角色一个聚焦的行为动机，与战场对面的劲敌姬发一样，她成为家族荣耀的承压者和继承者，必须成功，不许失败。大胆猜测第二部邓婊玉与姬发之间的文戏将涉及到情感的共鸣与碰撞。

或许有人觉得邓婊玉在第二部的设定有些像古代传说中另外一个女英雄，花木兰。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直接影响了人物的底色。邓婊玉是不需要男扮女装，是以原本的性别出现在战场，这就证明了“封神”电影的价值观念是现代的，它也只有满足了当代观众尤其女

性的自我投射，才能让原著作品中窝囊嫁给土行孙的剧情彻底埋在历史的尘埃里，对于全新的受众而言，邓婊玉就是一个为荣誉而战的飒爽姐姐。预告片的一些镜头也体现了这一点，邓婊玉的妆容、身体语言都没有像从前很多古装剧一样，要先证明“男人婆”的存在，才能讲她的勇敢善战，现在的镜头丝毫不会阻碍观众接收到演员本人健康、自信的美感。

在《封神》中第二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妲己，她与邓婊玉形成一种高纬度的映射关系。在第一部分中，妲己虽然保留着她的媚态，但导演用更多地手法去破除“红颜祸水”的刻板印象，而是想说明，妲己是以动物的视角去看人和世界。在片尾，妲己拯救了殷寿，我感受到了第二部她的成长命题就是如何成为真正的女人。当邓婊玉在前线冲锋陷阵，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捍卫荣誉与尊严时，妲己的主线任务就是要像女人一样站在王的身边，学会后或者妃的思维方式。两者并无高下之分，恰好证明了一件事，最大努力地满足自我才是最本质的女性主义。

钱德勒

媒体人

## 情人看剑

# 一只猫的奇幻漂流

第82届全球奖最佳动画长片《猫猫的奇幻漂流》，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全片没有一句台词，在一个巨浪滔天的末世情境里，一群动物挤身一船，飘到哪里是哪里，仿佛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动物世界版。两部电影片名虽都冠有奇幻，同样都不轻松，让观众时时心生不安或恐惧，又试图从茫然无依的未来中抓取一些救命稻草，尽管那点希望，实在渺茫得很。

时代情绪起伏不定，不停暗中更换。贺岁档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日前发布预告片，让一些人惊诧的是，原来说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忽然换了另一种无谓口气，“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猫猫的奇幻漂流》说到底还是在重申何为命运共同体，猫猫沿途遇见的水豚、拉布拉多犬、狐猴、蛇鹫等动物，简直千人千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只能通过一次次战役辨识队友，既改造自我，也召唤对方，最终同声同气，历经浩劫。电影最后一幕，它们集体临水照面，好像从来

没有那样清晰地看见自己。

具体而言，这些动物分别代表人类不同面目，前提条件是，能够搭乘一艘船，均为良善之辈。水豚行动迟缓，吃了就睡，相当于人间散仙；狗狗对猫猫不离不弃，屡战屡胜，足见忠厚；狐猴有守财奴与自恋狂的一面，但也无伤大雅，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子。还有两位朋友自带神性，一是蛇鹫，张开双翼如鲲鹏展翅，为了护佑猫猫，不惜被族群伤害羞辱。另一个是巨鲸，潜入水底，临到危急时刻，总会纵身一跃，掀起万重浪花。而主人公猫猫，集所有猫的优点于一身，看去孤高自傲，时时爬上桅杆顶端，迎风独立，也不会对所有动物谄媚示好，但自有一条成长线贯穿，直至最后在悬崖上挽救水豚一命。

为什么没有对白，也没有任何人类在影片中出现，据说是导演金兹·兹巴洛迪斯自称不太擅长写人类对话，因此抹去人类足印。这带来一些便利，比如动物没有被拟人化，而是依照各自习性推演剧情。影片提供了不少

精彩片段，示范何为不着一字，托出一片赤子丹心：为你下海捕鱼，为你直冲云霄，暴风雨里相偎取暖，湖海枯竭时为你重返泽国殚精竭虑。不过，人类还是留下无数遗迹，电影里的很多断井残垣，以及水晶球、玻璃碗、菱花镜，既精致，又无用。

听说该片即将引进内地，官方海报上甚至写有，“只要有猫在，就没什么好怕的！”想起去年一项数据指出，中国的宠物数量已经超过四岁以下婴幼儿数量，猫猫双全的观众不在少数——这是《猫猫的奇幻漂流》的市场基础。恰好本月有一本新书，英国作家玛拉·卡森伯格的《小猫和我的战火逃生记》，讲二战中，一只名为玛拉赫的流浪猫，陪伴一个犹太女孩一路逃亡，成为她求生的精神向导，以及给予她希望的守护者。足见有猫猫狗狗在，已是一种治愈。

长风新

媒体人